

T1319/1225

弘道錄卷之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孫何繼邦弘道錄序

皇清高宗純皇帝御製四世孫遠平補卷

父子之義

孟子舜書事親之道而舜是及我輩是及我輩而天下在舜是及我輩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錄曰夫所謂之定者孝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以父子

之間恩所掩與人但如有愛而不知任教至是始知知之

道而父子之分哉然矣此亦俗念子道將不問其然與否

其後世大凡之道也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父子之義

孟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
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錄曰夫所謂之定者孝經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蓋以父子
之間恩常掩義人但知有愛而不知有敬至是始知主敬之
道而父子之分截然矣此秦俗慈子嗜利不同禽獸無幾者
真後世大亂之道也

史記堯時洪水滔天四岳舉鯀治水無功鯀乃殛死舜既即位
舉禹使續父業

錄曰唐虞盛時非特禪授出於至公其功過亦不相掩也夫
鯀罪人也罪人之裔同朝且不可矧代父乎禹孝子也痛父
之切委質且不可况續業乎蓋舜之殛鯀與鯀之被殛總出
天理之至公施者不以爲怨受者不以爲讐也及其舉禹使
續父業亦合人心之至順舉者不以爲嫌代者不以爲歉也
設有一毫私意則君臣父子間皆有所窒礙豈得爲義乎

按四瀆之中河源最長亦惟河患最甚禹於帝堯七十二
載乙卯舜攝政時始受命治河至癸亥歲告成功河自碣

石入海今河間府東光慶雲諸縣是九河故道也後一千

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礫今彰德府此河入海

之一變也漢武元光三年河決瓠子乃塞宣房今濮州後元

帝永光元年河復北徙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今河

間鹽山縣此河入海之又一變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真宗

天禧三年河兩次決入淮水然故道不廢迨神宗熙寧十

年大決澶州河遂南徙東滙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

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今淮安府清河縣清口由是北流斷

絕直奪淮而合爲一瀆矣夫淮水出胎簪山在今汝寧府至桐

栢始大孟子之時尚未入江也閱九百餘歲至隋而開山

陽瀆開邗溝則淮與江通歷宋而又與河通然於淮郡猶
隔絕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鑿清浦引淮以繞淮城
俾東南漕艘直達京師淮水分而始弱黃躡淮流注射清
口水停沙積河身漸高淮流不暢於是河淮益復難治然
猶恃高堰長堤一萬八百餘丈乃東漢廣陵太守陳登創
築障淮不使東下以全力灌注清口清口得不淤黃得藉
清刷滌不致停沙實爲兩河關鍵考禹貢九澤旣陂陂卽
隄堰也隄堰以防潰決有功於治河本不可少但當泛濫
時鯀不先事疏導而務多陂障以堙之故水性逆而患害
不息殛羽之罪所由來耳禹首疏九河下流旣得宣洩則

上流勢若奔馬朝宗自速向鯀所爲隄防正可資之制水
使不旁出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人之善用則鯀之
治水豈得謂之無功哉故曰禹續父業若鯀果無功又有
何業可使禹續惟九載之勤勞開其先故有八年之底績
繼其後也况禹未用時滿廷臣工倘有如鯀者二帝亦豈
漫然獨試之艱大之任哉若云方命圯族帝固已逆料之
何待績用弗成之後也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啟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
土功

錄曰鯀之廢以方命圯族禹之興以敏給克勤然則旨酒可

惡人道亦可捐乎寸陰可惜辛壬亦可吝乎此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至此而義無以復加已

檀弓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錄曰親何必以有隱乎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親雖有
過子能幹之親之失卽子之得也是故舜父本頑也能左右
之而頑化爲慈何必犯哉禹父本凶也能左右之而功蓋其
過何必直哉若徒事掩藏非左右就養無方之義矣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
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錄曰愚觀抗世子法於伯禽乃千古之妙術也世子之立雖
幼君也師保傅之設雖尊臣也臣可以責君乎將徒嚴坐揖
之禮而實無嚴憚之義若乃伯禽之於魯亦世子也師保傅
所得專也故成王不可撻伯禽則無嫌矣豈惟伯禽無嫌雖
成王亦莫得而嫌之也受撻雖禽而所撻則王將不猛省而
奮發邪吾而不改其過則人不已其撻其過有限其撻無窮
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過之地及其久也撻者免而過者化
人但知終爲令主而不知所入之深故仲尼曰周公優爲之
所以深許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

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錄曰三代以上禮樂爲實行三代以下禮樂爲虛文世子萬邦之本禮樂世子之本也世子而恭敬溫文則君人無怠惰慘刻矣君人無怠惰慘刻則朝廷無乖張拂戾矣朝廷無乖張拂戾則天下無渙散危亡矣其豫養而夙儲之端乃在乎是所以優入治安之域而不覺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

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錄曰師保傅之設其重如此後世乃以爲兼官或虛隆其禮或徒存其名或任匪其人或職非其事皆非周公之本意又安所望於教世子之法哉

按自古開創之主皆身歷艱難備知民生疾苦施之於政自然宜民若繼世而立生長深宮苟不有以預教之而欲博知人情物理以身體之蓋亦難矣三王教世子法必立公孤之佐不離左右用能輔成其德所以致久安長治之本務也師者奉爲模範非特百行無玷萬事成宜必須九

引道金 卷之十
德咸備萬邦足以師師而後一人可師也傳者引之德義不但審示大倫觀喻德行必須開其端緒擴其方長使充滿其本量而後爲附益也保者安其身體匪直塊然形骸完全無恙必須晨夕提撕警戒一跬步不敢失足一動念不涉傾邪色踐其形而後能保其心志也抑是三官方教世子時將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業畢已剴切敷陳異日論道以弼一人上下合德同心表正萬邦咸熙庶績自非難事故唯其人耳何必備其官哉

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有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長長也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錄曰愚觀成周立法之善未有若世子之詳著審辨者以世子生於深宮之中位乎萬人之上孰敢與之齒亦孰從而齒之然而生必有所自統必有所承出必有所先世子與人同也雖世子與人同孰能使知其所同哉若夫衆人徒知己之

引道錄 卷之十
有父而不知父之道雖尊不易徒知己之有君而不知君之道雖貴不移徒知己之有長而不知長之道雖崇高不變一齒讓間而纖悉必盡天下其猶指諸掌乎

按爲世子時天真未鑿情僞未開正可以元良期之亦非此時不足當此二字也元者善之長治國平天下無事不斲於盡善然仁義禮智皆名曰善而仁者元也有是仁而貫乎父子君臣長幼之間則義由此起禮由此生智由此大信由此成萬善咸備矣然是道也非本無諸內而自外鑠也其灼然而明之者良知斷然而行之者良能取諸中而自覺裕如出乎已而故無窒礙聖賢非有加凡庸初無

歉也而非樂正父師之功不能究此元良之體元良旣備以貞萬國如反掌矣過此以往人事日增天事漸損大聖大賢又從此充而達之以臻純熟故世子之時所當汲汲以此期之欣欣以此歸之也

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與伯禽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喬盍往觀之二子往見喬竦焉實而仰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盍往觀之二子往見梓勃焉實而俯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錄曰此伯禽之撻不但訓成王亦以訓康叔也夫家人有嚴君者嚴主敬君主義敬義立而親親之道不孤矣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易子而教之也易子而教所以全其父子之恩也君子哉商子不傷恩不失義而能澤及十世豈非威如終吉之明驗與彼秦俗之諛語漢法之傷恩婦子嘻嘻失家之節何怪乎覆亂相尋也

國語周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粲美物也衆以美物歸女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錄曰密康公之母何其篤於愛子而昧於事君哉夫堂上之與膝下雖親疎不同至於心之無二則一也果若其言以謀子則善矣以謀王則吾不知也姦人之大戾也如其義則雖祁祁如雲不以爲瀆如其非義則一婦已足爲一厲階安在其爲三女乎顧以爲粲而致之王王又何以堪之乎

左傳桓公取郕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忌諫之以德

錄曰臧哀伯之有後其諸臧僖伯之勸乎夫觀魚以崇靡其

引道錄 卷之七
過小章賂以誨亂其過大羽父之視華督一間耳宋之亂旣成魯之賊安討乎正其辭以歸獄桓罪蓋爲之魁而彭生之乘特反乎爾已遂致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徒紛紛無所底止豈非作法於貪乎嗚呼臧氏之子可謂無負於魯矣厥後諸臧之孫有急病讓夷者有逐去東門者有號爲聖人者內史之談豈虛語哉

按從來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官邪蓋其寵賂公行苞苴競起君無鉅橋之畜臣有金穴之藏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卒至狐鼠憑城蜚鴻滿野悖道而入之貨終必不能爲已有身財俱喪明季之已事可觀也魯桓非不知成宋之亂爲

不義但已亦弑隱實抱慚德幸有同惡可與分辜是以特納其賂器雖哀伯備陳聲明文物極其端肅而拂心逆耳言之詎能入邪東萊呂氏謂哀伯魯之世卿乃不能爲隱討賊而又發此失人之言由前觀之則不忠由後觀之則不智此雖責備過甚而實深惡夫魯桓黨惡之罪耳夫魯稱秉禮乃當昭王時周道尚未衰微諸侯猶皆奉法而魯侯弟潰弑兄幽公而自立大逆垂諸方策則是篡弑之端魯先世已開之於桓公平何誅

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碯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使

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錄曰石碣庶幾可與亂矣夫僻與溺均之爲戮也公旣僻矣碣或溺焉有王者起其何能淑則向之正諫果何益哉桓立而碣老厚死而石安碣庶幾可與亂矣使漢之霍光知此明告於帝曰顯實與聞乎弒然後正淳于之罪停少女之婚霍之宗未滅也而卒以胥溺豈非不學無術與故曰爲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逆之罪此之謂也

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平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盍行乎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使人辭於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是以爲恭世子

錄曰獻公之不慈夫人得而曉之也而獻公之不孝人莫得而誅之也父子相繼以爲世者也故天之所與必先定其配偶正其嗣續所謂其類惟何室家之壺也而顧可瀆乎哉惑於驪姬猶可言也烝於齊姜不可言也世子蓋籌之矣天所以誅不孝者以懲不祿則我何敢愛其死哉此無所迹而待烹申生乃所爲恭而自言已志其在所後也夫

按申生之死人皆謂孝而愚然揆之當日情事不得不死

若投奔他國則身屬世子與他公子不同明其始末是彰君父之過也若歸而面訴則生與姬不兩存縱獻公昏憤優容驪姬然生終必死姬手若姬果死則寢不安食不飽雖以天寶身歷播遷宗社灰燼猶然不忘鈿合金釵之誓雨淋鈴曲之悲而謂晉獻遂能抑情醒迷使申生日侍厥側晏然甘心乎夫晉獻非不愛申生也聚桓莊之族盡殺之實爲申生久遠子孫計卽其置曲沃時亦未遽惡申生乃中夜一泣遂至殺之而不覺則天性之愛可爲外物游移本心之良全然汨沒烏能保其後邪至重耳之出始則用子犯之言以辭秦後則善先軫之謀以誘楚純乎用智以成伯業傳至襄悼尚爲雄長較之申生詎非高識然吾以爲重耳之智可及申生之愚不可及也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錄曰重耳庶幾可與難矣夫君父之命不校校者吾讐也漢衛據之傅石德乃教以矯節收江充等繫獄豈非讐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人子之道當如是也雖踰垣而奔翟何害其行乎忠難之義哉

晉襄公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吾受子之賜不才
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
皆患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錄曰靈公之謀趙盾蓋不待驟諫之日而在於頓首之間乎
夫君而頓首其臣軀視甚矣爲盾者計惟損私家之權歸公
室之政乃不思自反昧於進退存亡之道宜其動而有悔也
且雍與樂皆盾主而一則拒之刳首情可原也一則殺諸郟
罪可逃哉固不待董狐之筆而爰書早定矣此義不明顧乃
紛紛藉藉若鉏麇之觸槐提彌明之斃葵桑間靈輒之倒戟
其迹皆似吝其咎又安歸乎

周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
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穀生蔑蔑生速速
生羯羯生攬是爲僖子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
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

錄曰此公子慶父之後也而曰能補過以著教也夫仁者必
有後世之道也有子考無咎蠱之道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
蓋前人之愆亦正此意合而觀之可見聖人公天下之善矣

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多矣吾是以不敢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三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子服它之字蔑之子也

錄曰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歸語王曰季孟其常處魯乎敬恪恭儉臣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其

上下無隙何任弗堪所以爲令聞長世也其言正與此合

按儉德之共也儉無施而不可儉於身心則制節謹度不敢放逸儉於家室則量入爲出用之以禮儉於天下則居敬行簡法令不煩修齊治平之效咸基於此今人第不儉耳不儉則往往喜聲伎列粉黛漸至衣飾華靡宴飲豐縟器用彫幾下逮僮僕亦鸞篋綠繡車如流水馬如龍相因之勢有不期而然者宋相王旦素性儉約無姬侍後真宗命內東門司爲其買妾旦恐違上意聽之先是參政沈倫家壞其子孫欲鬻銀器旦曰吾安用此家人私以銀易之及姬侍旣具問沈氏銀器猶在乎家人謝曰向已私易之

矣且欣然用之若故有而唐時楊綰爲相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十之八京兆尹黎幹省其騶騎中丞崔寬亦亟毀居第則儉固易入於奢而奢亦可化爲儉轉移之疾端在乎人耳文子之賢自不以它言易節若它能聞人言而卽改過亦可謂質之敏者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日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而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子懼穆伯之絕祀也

錄曰公儀休之罷絰與敬姜之効績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男女之別在內與外而興亡之戒在淫與貪以儀之相不可有爭利之嫌以母之守不可懷晏安之毒若文伯者外無奉公之節內有多欲之愆亡無日矣母不惟可聽而又可信家人之表表乎諡爲敬姜有由然矣

范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及郤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錄曰愚觀士會之訓爨乃知諸宗之存亡有以哉夫狐趙冀郤欒范晉所謂大宗也族大則盈生盈生則驕至驕至則怨集所謂可畏不可恃者矧又益之以喜怒哉是故穿之弑不

在桃園之攻而在河曲之戰郤之亡不在胥童之謀而在夫人之辱武子見之熟矣使爲盾者不徇輕肆之言以遏其驕寵之性下宮之難未必遽作也爲獻者不崇怨欲之心以抑其克伐之意三郤之辜亦未必盡伏也智哉隨武子訓其子必以敬讓敬德之聚也讓禮之崇也能敬則必不肆能讓則必不伐他日鄢陵之反從容順正而句鞅之嗣令名周全其視狐趙欒郤又何如哉

魏獻子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及梗陽人有獄其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

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錄曰父子之間不責善魏戊可謂能用諫矣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獻子可謂能用入矣微辭詭說使言者無忌聽者易入二子可謂能用言矣然則何嫌之可避而惓惓於成鱗之間邪善乎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內旣足何假於賄乎此其作法於貪無怪乎從獸無厭以取栢柳之貶不得謂之忠矣

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錄曰伯魚之對有五善嘗獨立者其時閒而適仰不愧俯不忤也趨者其禮矜而莊無狎恩無恃愛也詩禮公物也未者知而不欺無怠惰無傲慢也無以者寬而有容無責善無賊恩也至於退而學則彬彬矣卽其無異聞而大有異者存乎

其中惜亢之見不及此始以私意窺終以寸益喜使千載之下不能不致疑於魚得非亢之過與

家語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而坐執燭曰華而皖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錄曰夫所謂父母全而生子全而歸者蓋言乎生理之本全也則何但啟予手足而已哉自三省以至寢疾自傳習以至

一貫自避席以至執燭而待苟有一毫不得其正不可爲之全歸也不則上帝所降之衷顧輕於父母所遺之體乎是故必易簣而後吾知免夫也若徒使弟子開衾而視抑末矣

按曾子之啟手足正見平日未嘗失手足於人若止論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多矣至易簣一事只須活看倘簣有一定差等曾子宜辭之於先今旣受之則自可寢於其上可卒於其中故子春曾元皆不欲易非苟安僭越正爲不必易也果於義不可則子春之一舉足不敢忘父母者肯陷師於有過之地乎卽曾子平日亦豈肯甘於不義下莞上簣乃安斯寢乎獨是臨終時尤須神閒氣定故

必易之不欲華睨而傷素質視季路之結纓皆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者非毅而何哉

小學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賈衞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遂居之

錄曰孔子之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本於生知也孟子之嬉戲亦設俎豆揖讓進退本於學知也此大聖大賢之分定於爲兒之時者然也

按孟之受姓出自魯公族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生四子嫡曰同卽莊公也其庶子爲三家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故共仲之後爲孟氏食邑于鄒故孟子爲鄒人生三歲而孤母仇氏教之故世止知有孟母而孟父之名不著今考父名激字公宜見之正傳或曰父名難人又云名彥璞則見之明時支允堅軼事考鏡至今啟聖祠配食習不加察卽詢之亞聖裔亦無確據姑闕疑以俟博考焉

通鑑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

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安陵君致信陵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猛悍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刎頸死

錄曰安陵之辭縮高不愈於侯嬴之教信陵乎夫幸其父從君之令以取大位匹夫猶尚羞之矧教其臣叛君之命以求勝名侯生甘爲之哉王之爲備姬之爲慙亥之爲剽鄙之爲豚無忌之爲懟皆嬴之賊有以啟之也假令無忌遂以篡逆嬴可從曳亥可加功姬可兒戲鄙可袖手乎以是知王者不作其亂有如此者而必誅無赦之刑豈聖人之過計哉

齊淖齒之亂潛王出奔王孫賈從之已而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於

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爲王保莒城以拒燕

錄曰王孫賈之母何如孟嘗君乎平時盜一國之名寵安危
闔闕惟已所制矧於國破君亡曾是而不加之意哉而卒殺
淖齒立襄王保莒城以拒燕者皆母之義有以激之也然則
爲田文者可以媿死矣或曰湣欲去文文奔魏故無及也愚
曰夫湣而有是哉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人而乃見文
夫湣而有是哉則母之言若固有以啟之也

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言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以
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

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文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錄曰誼之疏可謂深明其未然矣夫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
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周之衰教化陵微道之廢
也不獨秦已然矣以文帝之賢而不能用誼之說君子之所
深惜也厥後景帝殺戮大臣變易元子廢置主后驕寵愛弟
幾蹈秦之故轍孰謂誼果少年之見乎哉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子孫爲

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固謝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一日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錄曰愚觀秦漢之際刑家之梏而廼有石氏之禮法可以見人心之天矣使若人者以傳太子以訓諸侯王若伯禽抗世子之法則漢俗庶幾有瘳乎奈何徒見躬行之不費而不知非由清靜玄妙之虛文徒厭儒術之紛華而不知本乃性分固有之實用乃以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則給事之官錢穀之職其於國家之益能幾何哉誼之太息良有以也

按萬石君之教家一本於義故能感化子孫勇於聽受不言而躬行也夫至親無文豈其無禮文之謂哉亦謂家庭之間朝夕聚順不可虛文從事爾今人苦不知義之所在本有一定之宜徒取外貌掩飾峨冠博帶容肅肅而言嗃嗃似乎動循矩矱然能持於衆而不能持於獨持於大庭而不能持於暗室持於偶見乍見之賓而不能持於奔走

服事之僕妾甚至妻子之前亦工修飾此幸保其無背毀
足已安望能感化一家哉竇太后不喜儒者而獨嘆美萬
石君亦由僞儒之自召侮耳矣

金日磾本休屠王太子母闕氏教之有法日磾奉母盡孝道武
帝聞而嘉之詔圖其像於甘泉宮日磾每過見畫像常拜泣然
後去及日磾長子爲武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之

錄曰夫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不祀者原同屏括之淫乎莊
姬也康叔之胄祝融之墟而盡滅者公子頑之通乎君母也
矧殿廷何地宮人何人可與之狎而若罔聞乎日磾與霍光

均之不學者也豈其光之無術而磾之有識哉斷與不斷忍
與不忍之間而已矣

韋賢與子玄成俱以明經位丞相故鄒魯之間曰遺子黃金不
如一經賢爲人質樸徵爲博士詔授帝詩故宣帝甚見尊重本
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玄成尤謙遜下士兄弘爲太常丞當
嗣及賢病篤家以玄成上有詔引拜玄成辭避不得已受爵宣
帝高其節擢河南太守弘東海太守初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
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欲以爲嗣然因太子起細微又
早失母故不忍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拜玄成
爲淮陽中尉及元帝卽位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

錄曰漢世以經術居相位者自公孫而後韋氏父子而已賢
髦老當柄居位五年遂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其時以
爲美談立成在政府七年守正持重不及其父而文采過之
夫以宰相之任上位天地下育萬物如以文焉而已乃學士
之選也所以終漢之世相業無聞非逡巡自保則因循故事
無惑乎治道之止於斯也

史記司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
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爲

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
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
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於是論次
其文述往事思來者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著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藏之名山
副在京師以俟後世君子

錄曰按遷自敘曰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秦滅古文明
堂金匱石室玉版圖籍散亂漢興更蕭何韓信張蒼叔孫通
百年之間彬彬文學稍進詩書往往間出時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相續纂其職夫固有所受也然猶憤發於黨禍而成百三十篇之書矧於後學而敢面牆乎哉及班氏繼作盡用其文至後杜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詔許於三館借書尚書給筆札繕寫而溫公通鑑文公綱目胡安國春秋傳一時學徒暨廼子厥壻皆同纂校嗚呼何其盛哉今或志可勉而力之所逮已不能勉才可強而書之所載已不可強已可信而人之所好已不可信則亦徒志而已君子不可徒羨古人之才美又不可甘蹈今人之自畫於可勉而勉之可信而信之則亦庶幾乎一家之冗說矣

按遷採七十二家言作史記劉向楊雄博極羣書咸心折其善而論者猶然病之至有摘其自敘中左丘孫子等語謂韓非說難孤憤實著於囚秦之前不韋呂覽懸門於柄國之際乃遷欲抒已見以事就文特多引述之謬推而至於紀傳其爲誣僞不少不知時當秦火之餘文獻闕畧遷能網羅放失舊聞備載數朝行事纂輯甚難觀者自當識其大者如斯道未有發明而首進孔子於世家以定萬世師表之準帝后偕尚黃老而並列申韓於老莊以明慘刻之術原於曠達皆具過人之識宜爲著作之祖豈後之表人物者所可望其肩背乎觀其父談執手河洛涕泣丁寧惟以續成論著不墜職業爲囑則是書之作本遵父治命

弘道錄 卷之七
以故積思七年實起草於未被李陵之禍之先而觀成於後乃讀者不原其孝思之可則而第謂其因遭刑僇身毀不用故托空言以自見則亦未詳其自敘之本末而妄議之矣古人著作大抵皆非無因然必悉其苦心而後加之評論不則幾何而不湮沒於淺見者之浮言也

劉向三子伋賜皆力學惟歆最知名父子俱好古受詔領校祕書講論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卒歆復領五經終父前業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傳多古字古言學者訓故而巳至是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復湛靖有謀博見彊志過絕於人嘗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列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

錄曰班固贊曰仲尼稱材難自後綴文之士唯孟軻荀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之益與觀固所言與向前後所上封事忠精懇篤天何不祐

引道錄 卷之七
之乎而卒以空言殆天所廢非人所能也子駿改名應識爲
師市寵於父蓋有愧云

按劉氏父子苦心力學爲世儒宗而後人論者謂向不逮
歆觀其評品人物每以歆言爲當信如所論然向實精忠
屢蹈危機而卒考命歆以宗臣爲莽國師貴重矣而卒死
於法禍福匪人可趨避如曰忠邪之判天道應爾乃丁公
項伯一殺一封季布鍾離昧一貴一死荀彧仰藥而華歆
王朗爲魏名臣茅焦生於積尸之後關其思戮於受言之
時孔光以慎密顯賀邵以風瘖誅以此律之天道是邪非
邪是以君子惟當擇義而行不計禍福然則向豈真劣於

歆哉歆之博洽實得之家庭一失足而身名俱隕其亦不
知義也夫

鄭玄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出爲廝役之
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交豫之域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
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
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公
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
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
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
七十宿素衰落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將隱居以

安性覃思以終業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錄曰愚觀康成生前所疏難不啻百餘萬言臨末憤憤徒以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且自嘆曰西方暮祇以其意戒子未嘗求知於人也及益恩赴孔北海之難身隕祚微遺腹小同益不足恃而所注十三經及諸論述卒乃大行於世孔子不云乎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其終身無紱冕之情有讓爵之誼亦非溢美比之馬融羞曲士之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不可同日語也

按康成自弱冠卽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法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已而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事馬融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筭始召見於樓上因得質諸疑義問畢卽辭歸融喟然曰吾道東矣大將軍何進袁隗爭辟召不赴觀其臨終戒子惟以生平著述不得獻之闕下爲恨自古作者苦心大率如是世有克肖之子象賢之孫可不兢兢留意乎哉

班彪才高專心史籍自司馬遷著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傳六十五篇彪卒子固以父所

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上書告固私作國史詔下郡收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又撰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時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錄曰愚觀班馬之述作皆有所祖潛精研思無足多者獨以顯宗之峻刻不惟赦固及身之裁而反假以著作之柄此千古所罕聞也抑孔子作春秋丘明述國語皆當時之事固宜避諱矧遭逢皆季世若必以爲罪當何所逃哉故觀壺遂難司馬遷之言君子蓋不可以不慎也

按班固漢書旣因父彪而自高至武皆資馬遷自昭迨平復資賈逵劉歆又有曹大家續之則其自爲無幾故鄭樵譏其無學而徒事剽竊然自古作史未有成於一人之手者遷史亦本父談雜考周秦諸書至陋如僞秦誓亦多採入議者猶恨其承秦火後博雅不足則知作史貴於旁搜

廣稽網羅散佚但慮剽竊不到耳何訾於遷固哉獨是固以八十萬言紀二百三十年事而遷紀三千年事惟五萬言繁簡質縛之間剪裁之識不可假借優劣當自具見論者又傷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鑒古以智免極刑固則明知論遷而身復蹈竇憲之禍豈明於論人拙於處已汶於入局察於旁觀亦猶夫庸碌者乎然不必以是爲二子病也遷與陵俱居門下相得其交非他人比固尤爲竇憲所知經肅宗葉公好龍之喻而不變固安得不傾倒於憲哉諺云士爲知己死若遷爲陵辱固爲憲殉勢有不容已難爲不知者道卽明知之又何妨蹈之邪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廉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錄曰以援之謹飭而不免身後之謗何邪夫援自壯時欲就邊郡田牧蓋未爲得志也故其奮志自謂窮且益堅老當益

壯夫誰能奪之及其致身於人便爲分限雖欲馬革裹尸甘心瞑目豈能盡如所願也既有請行之言又爲據鞍之態讒人從而媒蘖之此其求全之毀尚類刻鵠之事向非朱勃之論不幾同畫虎者邪將益信謹飭之尚有未盡而輕俠之安所爲可乎

靈帝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忍

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既有令名復求壽者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復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未嘗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錄曰范滂之母人謂其明於義也愚以爲不得已而作是言也縱使愛惜其死將何益哉曷若辭之曰人生修短自有義命顏回爲善於爾何如有命在天不爲道已豈不達哉至於李杜生與同難死何足方若乃名之一字始末禍端尤不當舉爲言也所喜者仲博有子龍舒克男仁者有後不爲廢絕不然舍髮白之親而罹短命之獄豈惟行道出涕者乎

晉書王裒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問於衆

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引出斬之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廬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着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哀終身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

錄曰王祥孝矣及其爲三公也魏置其君而視之如弁髦土梗然曾不若剖冰求鯉之堅且篤也孟宗賢矣及其爲大夫也吳孫綝廢亮反爲告太廟而行之曾不若泣竹感天之順且從也然則終身不西向者豈徒誦蓼莪之篇而能然哉

兖州刺史王杲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幾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錄曰昶之命子若預爲渾設也夫沈默渾深四者皆謹厚不伐之旨也是故願其如海焉納百川而未見其盈也願其如

河焉涉萬里而未見其止也以昶之謹厚而後有渾與濟之
洪雅使能充之於功名之際則爲有道之士弘之於容人之
量則成長者之風豈不益賢乎哉惜其徇於流俗狃於愧恨
旣不免時人之譏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則頓失命名之義矣
按君子戒於闕黨非惡速成惡其中無實而急求躡等以
倖致虛名耳夫松栢晚就其間積有歲月植根深固挺幹
堅實當艷陽時雨露雖極濃厚而本體凝承得起隨其滋
潤畧無滲漏由是夏而長秋而成氣稟益純風標益勁迨
至歷雪經霜適爲磨厲之具以顯其峻特之操豈能減其
色哉設使蚤不自愛任所遭逢優游悠忽轉盼冬嚴而始

圖有所成就則是自棄可乘之歲月而欲振作暮氣以冀
晚葢吁亦難矣孟子言天降大任必在動心忍性之人而
豈槩施之勞苦空餓者邪至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
強尤爲修己之要蓋能屈於一時而後可伸於百世讓於
一心而後能得乎天下弱於匹士而後能強於萬夫若徒
逞己私行乎伸與得與強之途則未有不至於屈於讓於
弱而後已者此天地自然之道豈盡黃老守雌之說哉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
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
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他語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

爲師如吾不足取法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隳然比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錄曰唐太宗之作帝範可謂至矣惜其於君子之道槩未之聞也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上古聖人所謂徹上徹下由內以及外由家以至朝廷然後爲無

弊也今觀自君體建親以至閱武崇文莫不畢陳又自細微過失以及事功顯迹悉皆無隱可謂至再至三而未嘗一及於刑家之道帝豈見不及此哉武曌之立蓋反巢刺之办家事之對特報脅父之謀耳是以古之君子務正心誠意慎微謹獨未嘗一念之或苟然後及於治國平天下以貫之而無遺此殆帝之所獨闕而唐之所深禍與

鄭善果父誠母崔氏嚴明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誠爲周大將軍戰死善果襲父爵及爲魯郡守每出廳事母輒坐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卽還涕泣不食召善果伏牀下責曰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殉國汝自童

子襲茅土至方伯安可矣加嗔怒墮於公政內墜家風外虧天子之法何面目見汝先君善果由是克已號爲清吏

崔玄暉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凡居仕宦人有言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財貨充積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必出乎廩祿則善矣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汝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錄曰鄭母談虎而色變蓋有所傷之也故其辭烈崔母見賢而思齊夫有所受之也故其語溫二子卒皆以清白聞信乎陰教之不虛也而玄暉遂能反正廢主有大功於唐較之善

果晚節蓋有間矣

韓休子七人浩洽洪泂混渾洄皆有學尚節義藉甚於時安祿山反皆陷賊逼以官不受出奔行在爲賊所禽浩洪渾皆遇害肅宗以泂爲諫議大夫洽爲殿中侍御史洄爲國子祭酒混貞元初加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性節儉居嘗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敢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之輒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休著家範訓飭子弟甚嚴故當時言家法者必推韓氏穆氏云

穆寧子四人贊質員賞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

鹽山尉過平原聞祿山反乃以其子屬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
卽馳謁顏真卿曰先人有嗣我可以從公死也德宗在奉天奔
詣行在擢秘書少監及寧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
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爲縉紳所仰贊最孝謹質強直
員工文詞賞尚節義俱有令譽而和粹當時以珍味目之贊俗
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寧平居嘗
譏家令訓諸子人各一通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
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九鼎非吾養也

錄曰休爲一代元臣其家法峻整有自來也寧一儒者爾何
至與韓氏並稱邪蓋節義之在天地間匹夫之於王公一也
是故有歲寒之澹蕩而後有春融之敷華休之許君以義寧
之許友以死凜然立身大節可以爲柯幹可以爲巖石他日
和之爲羹鼎調之爲鹽梅無惑乎皆以珍味目之也然則當
時之說豈無謂哉

宋史太祖母昭憲杜太后治家嚴毅有法太祖卽位尊爲皇太
后拜於堂上衆皆稱賀后獨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
今子爲天子曷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億庶之
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
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錄曰后常目擊五代之亂至室家母子不能相保故有是論

雖然大禹陳謨首以克艱爲言后蓋不惟知母道而且知君道矣以是爲訓宋之一代所以外無呂王武韋之禍而內有高曹向孟之賢皆后之壺範有以啟之於前也然則史稱昭憲垂裕之功其可少哉

按宋當五季雲擾之後數十年間八易其姓開闢以來未有如此之促迫者幸而身致太平能不慄慄畏懼尚敢晏然而不加警乎然徒知可樂則憂且不暇恃爲可賀則弔之不遑苟知難而不侈尊貴將必持盈以虛履高以卑賢才盈廷嘉謨畢獻子孫黎民實嘉賴之矣藝祖固屬英主創制自異前規然亦賴母氏一言提撕警覺於以垂裕後

昆享世永久固其宜也考之全忠破朱玫時張后亦嘗爲此語而成敗異效者何也杜后言出於誠彼則恐納其姒故託爲正言拒之非由衷故耳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畏太子英明陰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卽給繼恩入書閣閉之而使人防守亟趨入宮后問曰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可違命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旣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錄曰自金匱背盟之後甫傳真宗卽有繼恩之變賴呂端而免再傳仁宗復有允恭之謀賴王曾而免其變者國家危疑之運也其免者立國忠厚之報也是時宋德方隆君子道長故大臣得以行其志而小人無所容其私苟爲不然繼恩豈不能排闥而出而肯甘心就鎖乎若乃平立不拜誠非獲已旣不能如周書顧命則不免於捲簾審視矣

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光獻太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及哲宗立宣仁高太后臨朝聽政於是散遣修京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歛寬民間保

戶馬罷造軍器工匠罷成都府利路買馬罷京東西泗州物貨場罷市易抵當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錢糧提舉保甲官罷方田罷郵延團將罷增置鑄錢十四監事由中旨王珪等皆弗預知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之際其婦姑之間可謂善繼善述者也夫光獻有欲爲之志而未爲至宣仁而成就之光獻有已爲之事而可法至宣仁而遵守之設使紹熙崇寧之君皆能若是何害於紹述乎惜乎名則是而實則非也苟有人心將何顏見二后於地下哉

高太后崩哲宗改元紹聖楊畏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

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卽疏章惇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帝深納之以惇爲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比報復怨讐

錄曰王安石之流禍慘矣論者徒知歸罪於變法之端而不知更猛於紹述之政夫紹述美政也文武周公豈惟八百年之福祚抑且千萬世之顯稱然謂之善繼善述則是一字之間而有無窮之深意不可不察也夫仁者之祚垂於無窮而戾者之氣未必隨泯設使仁考有後而神宗嗣孤五國城之禍未必然也今以一宣仁救之而不足一章惇壞之而有餘

則以哲宗爲之子也崔鷗陳瓘千言而不入鄧洵武一言而快意則又以徽宗爲之子也嗚呼周家傳位季歷以及昌而天命永固神宗傳位哲宗以至佶而國事日非豈非繼志述事之相同而創業垂統之不善與

按祖宗良法當其創制時幾經熟思審處雖傳萬世可以無弊故子孫遵而奉之非至大壞則不更張如云琴瑟不調則起而更張之是改絃而更其不調正所以仍其調之之舊非行之數世未見有弊而遽出吾意以盡毀之者也神宗承四世久安之業朝野無虞家給人足法制修明臣民永賴乃安石忽創新法擾之於前及高后垂簾正人用

事既已復厥舊觀出民湯火而蔡卞章惇輩又從而决裂之是神宗時當紹述而忽變法司馬光呂公著時事實爲紹述而不借以爲名反使卞惇蒙之以害君子名實倒置如此是以立政必務寬大而行政全在得人苟得其人則補偏救弊湯火之餘亦恃之以安全史弼之於鉤黨鮮于侁之於青苗是也不得其人則強辭奪理正大之論反假之以釀害朱异以息民反侯景牛僧孺以守信棄維州是也不知用人而徒變法以矯之甚至朝改夕更細碎繁瑣因緣長姦究何益於治道哉

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號爲五龍宋建隆元年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竇儀清介重厚非斯人不可卽日拜爲學士欲相之趙普忌其剛直及卒帝閔然曰天何奪之速蓋惜其未大用也儼尤才俊善步星曆任諫官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卒如其言太祖謂侍臣曰近朝卿士竇儼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譎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

錄曰愚觀竇氏之在宋初其反面事讎固有可責其義方訓子則有可稱雖然有五星聚奎而後一代之人物可齊無五代亂離而後五子之出處可必人情世道大抵而然君子未可以厚非之也

按禹鈞年三十無子後舉五子及身皆見其貴顯此積善之報也夫所謂積者日積月累不圖名不冀效不爲外飾不爲浮慕晨夕孳孳若求嗜欲中心切切如迫饑寒小善不遺見義必勇積少成多絕無滲漏逮積之既久誠意感孚子若孫習見習聞淪膚浹髓於此而加以義方之訓無不踴躍奮勵爭自濯磨在家則順親敬長在國則尊主庇民爵祿榮貴乃其自然之應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不假世俗果報之說而其理斷不爽也且慶而曰餘此非特一身一世已也禹鈞之積善既誠即使得儀儼輩一二人已足稱昌後之報乃至五子八孫之皆賢則視所積而有餘矣世之爲善而或作或輟或有所爲而爲之是其爲善之心不勝其望報之心雖日以義方訓其子孫安望其能成遠大之器哉

陳省華與妻馮氏性嚴毅治家有法子堯叟堯佐堯咨居常孝謹不敢以貴自處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比客至兄弟常立侍父側客不自安多引去堯叟偉姿貌強力多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及貴讀書不輟初從种放于終南山陳搏謂省華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一如搏言及卒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

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堯咨以氣節自任君子謂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有宋以來言家法者不能及云

錄曰愚觀陳氏一時不惟可稱而中子貴壽尤有可驗雖然以自驗而黽勉則可以自負而夸毗則不可蓋貴與壽是人之所欲也亦有不可必者如顏子短命曾參寡祿冉閔無階而萬世之下莫不尊之以其德耳以是歸息於棲神之城庶幾無忝於夙興夜寐之心矣

按貴壽二者皆人生大欲而尤願乎有子子而能賢則身雖處布衣亦藉揚顯以流名而先事承志泮渙優游荏苒可至百年矣若無令子則卽貴極人臣而顧影膝前繼承莫必縱享期頤亦有何樂然人於貴壽似可必而不可必於賢子孫不可必而實可必也何也納於軌物慎於型模端躬行而使可則擇師友而與同居自少至壯不聞傲僻之言由內及外無一偏頗之士所履咸正所行皆端又何自而至於不肖哉君子謂省華聲聞由諸子益著吾謂諸子之貴悉本省華之嚴毅所得不爲倖致云

呂公著二子希哲希純少好學德器成就絕意進取不事科舉業王安石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之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

乃止及申公作相弟公綽公弼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筦庫申公嘆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其母聞之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講讀乃除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一以修身爲本與希純世濟其美樂易簡儉中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

錄曰史稱呂申公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有愧於從祖愚特以爲無忝於正獻何也文穆之時大道爲公不當以遠嫌爲辭申公之時大道旣隱人當以亦黨自懼以是爲防他日林希尚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嗚呼孟子不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希

哲有之回視雱與熺輩真腐鼠之不若爾

洪皓三子長适幼敏悟日誦三千言父使朔方年甫十三能任家事以皓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嘆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天之報也宜加升擢除适勅令所刪定官遵秘書正字後三子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及皓歸忤秦檜諸子皆外補皓謫英州适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适自兩制一月入政府遵爲資政殿學士邁爲端明殿學士其立朝議論最多

錄曰洪忠宣豈比於蘇長孺哉武之時中原全盛匈奴恃其桀驁而已皓之時朔風正厲必死無生若非天之所佑又安

能有其家乎特以檜之毒逾於鴟獍皓能生還於異域獨不能得侍於同朝帝能加擢於一時顧不能保全於異日惟天意所在卒之有子以顯其世有文以華其國雖未嘗秉政於生前亦躋相位於身後史臣以爲忠義之報詎不信哉

胡安國三子寅宏寧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寅號致堂本文定猶子少桀黠難制父閑之空閣

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卽日就道宏號五峰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安國之傳春秋也寧修纂檢討盡出其手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錄曰人稱康侯如大冬嚴霜其子豈歲寒能凋者乎所上之章凜凜如出一轍蓋由其家學一以春秋爲準的也父職總裁子備檢討家庭之間宛然史局若溫公與康侯者蓋不多見雖不仕猶仕也至於父子並列儒宗豈不美哉

按胡氏一門皆以忤和議而遭廢斥者也寅安置新州著

讀史管見數千萬言宏官承務郎不調著皇王大紀八十卷寧出知澧州不赴著春秋通旨以成父志張栻謂其論國是則在乎務實效去虛文論君德則在乎察天理屏邪佞有以伸陳東馬伸之正氣洵爲不愧名教但安國傳春秋凡事之近於復仇者卽無明據而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及其在朝輕聽游酢之言以秦檜似荀文若賢於張浚諸人力薦用事爰定和議何其與作傳大旨相刺謬也則其三子之傑出所謂卓識不惑者非與

蔡元定二子淵沈皆躬耕不仕初元定謫道州當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惟以理義自相怡悅沈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自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常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說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叅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彞倫所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

引道錄 卷之七
妙故西山真氏以爲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錄曰愚觀數公之子惟九峰之傳獨得其宗其所著洪範皇極蓋謂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乎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哉其作書集傳也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其所以卓冠羣倫而從祀夫子廟庭不亦宜乎

按著書有作有述然象賢之子纂承父業者多如龍門扶風史書而外劉向子歆之七畧范泰子曄之後漢書姚察子思廉之陳隋二史陸佃子宰之埤雅踵成刊布不可勝紀若夫再世遺緒大父曾高所有著作賴以表章發明流傳奕禩則有宋蔡汝揆貫道集上承七世祖用之之傳金履祥通鑑前編遠紹曾祖景文之業唯此二賢餘不槩見豈世邈時移手澤散佚蒐討爲難或殘闕失倫不可綴緝邪夫前人著書嘔心瀝腑當年志力所萃卽身歿之後精神靈爽若或憑之子孫苟有志紹述寤寐訪求一氣所通亦必有以慰其積誠得之望外若或使之者蓋可傳可久之文縱歷水火焚漂而終有不能泯沒之理珠還璧合不

期而然是在賢子孫立志何如耳

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父子各秉史才官宗正寺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事必謹書之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可拘常法他所筆削多類此長子心傳爲修撰專修高孝光寧四朝實錄端平三年上書言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次子道傳研精河洛之學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三子性傳當進對有崇尚道學未遇其實之言帝曰實者何曰在格物致知爲出治之本又言東周以後諸侯卿

大夫皆以旣葬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

錄曰愚觀李氏一門三子雖出處各異而造詣畧同宋史列於儒林可無愧也乃分爲四處心傳道傳總歸一卷可也乃殊於二門可見當時史館十羊九牧前後不倫欲無繁冗其可得哉至元定之子沈從祀廟庭不爲列傳孫抗反爲之是存者祇爲其叅政官爵而已然則弘簡錄之作亦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

按史書垂範百世義存法戒故用人行政一言一動凡有

關繫治忽之幾雖微必錄且各詳其所始蓋見大必於其
小知顯必於其隱也若止敘尊卑爲詳畧則無異日曆簡
通之義謂何矣故作史三長尤貴乎識識長則別擇精當
良史無過然才學元不可少道傳謂已學未至故於經史
詩文不敢不暇其心如此正其學之專且摯也有不作則
已作則必可壽世其曰父子各秉史才豈不信哉

唐璘拜監察御史臺史且至惶駭趨避其母曰人言此官好汝
何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
爲大人憂母曰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就職首疏天變而
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

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
罪蓋指賈似道也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其子士昌招權納賄
拔庸將爲統帥起賊吏爲守臣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子方再
見皆母指教之也

錄曰監察之職大小內外唯所欲言無有畛域其體與宰相
等此官所以爲好也徇私報復由人指使固屬不類若懼罪
避禍舍大事而姑舉其細以塞盈廷之望免辱臺之罰違心
降志隨衆浮沈官雖好又何賴焉故居斯職者當抉其本原
先其至急言人所不敢言方爲稱職然權邪一忤福少禍多
此好官之適以增憂爾子能不以官爲重而以憂母爲心母

更不以孝爲責而以盡言爲訓是母是子各得其道矣

按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宮其伯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御史唐介力爭乃罷二使且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逾年復以堯佐爲宣徽使介再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潞公爲首相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帝大怒貶介英州別駕而命中使護行待制李師中以詩送之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中外稱真御史必曰唐子

方及渡淮遇大風舟幾覆介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波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後師中經畧秦鳳以忤安石貶介入歷參政又屢與安石爭辯不勝其憤疽發背卒是時諫院唐垆亦叅奏安石當殿宣讀不法事六十餘條閣門糾其瀆儀出爲潮州別駕然則宋時言官直聲顯著者蓋有三唐比於新莽時兩唐大相逕庭矣

弘道錄卷之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夫婦之義

孟子萬章問曰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錄曰魯莊公卽位二十有二年年三十六而始聘于齊豈非告則不得娶乎苟有明王在上誅文姜之不慈正莊公之不孝則既免於任之割犖之鞭亦不至如般之弱閔之幼而子

牙慶父之難可無作矣奈何桓方飾霸血盟未載不思無後之爲大顧憧憧於違難之間其視妻而不告者又何如哉必合而觀然後知二聖不告之爲義而孟子行權之爲大矣禮記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錄曰大聖權也大禮經也未合禮而正經猶未能立而言權於是有娶同姓而謂吳孟子者有悖直信而涕出女吳者有忽於辭腆而鼠牙是競者有背於偕老而鶉鵲不若者皆萬世罪人也

詩周南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錄曰或以此爲姜里拘幽之日而作其知道者乎夫以紂之政誠酷烈矣然臣罪當誅之心文王未之改也后妃內切憂懼之意外共服事之德不寘彼於周行乎其托言於酒非真解憂也豈其崇侯之譖方盛而闕天之謀未行與卒之無可奈何而付之浩歎則后妃者獨不可謂之至德邪

按卷耳一詩毛傳謂思賢人所作賢人不當使行役因想

使臣於路酌酒自勞而愛君憂國之義殷然於懷諸我字
使臣自謂而后妃想像其然也從來使臣在外未有國母
思之而形諸歌詠者若曰闕天行而懷文王則采卷耳乘
玄黃酌金罍雖屬假托方之后妃自咏口吻亦覺不倫設
謂陟岡酌酒馬病僕痛俱指文王蓋身在幽閨而思文王
在道塗當如是又似曲爲之解蓋此詩謂爲國人所作便
合詩義必曰后妃自爲之則固窒礙難通矣

召南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
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錄曰註以此詩若周南之卷耳者蓋紂在上西伯在下諸侯
雖有被化之私而實從公家之役其憂固不能自己也矧夫
逋逃之藪刑人如不克者乎及此既見而悅則公私之情上
下之分兩得之矣此所以爲召南之化也若徒以執手之愛
契濶之情其憂其樂所關微矣

衛風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錄曰是詩之義雖在聖門仲由以下而能知之者鮮矣夫爾

我相形而後伎心生焉有無相判而後求心生焉及其至也
子之於親以婦見誅伎莫甚矣婦之於翁以美見納貪莫甚
矣衛之爲國不啻其淪喪也然而猶存康叔之祀者徒以匹
夫匹婦尚知禮義此可見天理民彝均稟一致而先王陳詩
之道夫子刪述之功豈小補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泚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龜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愾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
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
來墜

錄曰愚觀棄婦之辭古人以比忠臣孝子其欵誠之委曲措
語之從容非真有是事也何也蓋閨門之中恩常掩義自非
負販轉徙之徒孰有輕棄其妻者乎且以七出有條三不去
有律庶人無停娶之理亦不容宴樂其新婚也矧於被棄之
時遭際拂戾語言不倫旣乏心思之工終鮮學問之益谷風
婦人何自而能是哉豈以衛之賢者處亂國暗君其曰龜勉

莫違者腹心之誼也曰匍匐恐鞠者手足之情也曰葑菲旨蓄者器使之恩也曰涇濁渭清者反已之德也然而新進者方効用則不得不禮薄如不遠伊邇也不得不刑戮如有洸有潰也若乃君子之心則豈處其薄乎亦惟曰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而已是詩也有悠然不迫之風有奮然感動之意有怨而不怒之道有去而復顧之情孰謂一婦人而能是哉凡孤臣孽子讀是不廢詩而嘆者幾希矣

鄭風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錄曰士與女一家之存亡也琴與瑟一人之理亂也一家之存亡繫於雞鳴昧旦夫苟淫蕩放逸則生不殖生不殖家必難矣一人之理亂關乎執手偕老夫苟二三其德則室不宜室不宜愛且離矣此安靜和好其義甚大而有洸有潰家道之所以無成與

按鄭衛之音均屬不正而放宜先乎鄭聲然吾謂鄭聲不淫自有說也二南亦有懷春之女王風非無丘麻之詩何況列國偏於鄭聲獨有雞鳴一詩偕老靜好友善親賢畧無媒狎之態以此爲風下之可興縞衣綦巾之侶上之克追琴瑟鍾鼓之遺卽以比美窈窕又何讓焉可見淫風盛

行之際不乏閒靜自好之人習俗可移決非賢者夫子存
鄭淫詩而不刪正益顯雞鳴之賢可以作型四國詎止幹
蠱一邦也哉人貴能樹立魯有文姜哀姜穆姜衛有宣姜
遂謂齊多佚女衛醜中冓而不知齊亦有雞鳴衛亦有莊
姜共姜何必蓬生麻中始形其直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

錄曰夫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者報施之常也投我以木瓜報
之以瓊瑤者篤厚之至也故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然則知
子之來而雜佩以問者其於報施又何如哉鄭以淫蕩忘返

若靜女溱洧諸篇所樂者城之隅洧之外耳所贈者彤之管
芍之藥耳固不可責其親賢友善而門內之職併已亡之矣
此雖錚錚之金靡靡之雅而緇衣之感亦安可誣哉

齊風雞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旣
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
無庶予子憎

錄曰愚觀是詩義明詞順蓋古者宮壺之中不但閨門淑女
卽傅母師氏莫不有儆戒之道諷誦之辭焉故其詩曰雞旣
鳴矣會朝之人旣已盈矣而君方且爲匪雞則鳴乃蒼蠅之
聲乎又曰東方明矣會朝之人旣已昌矣而君方且爲匪東

方則明月出之光至於蟲飛薨薨且以分矣尚未見其起而視朝也則我豈不欲與子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於朝者侯君不出將散而歸無乃以我之故而併與子爲憎乎此其先後措詞文婉理直故可以爲賢妃之勸

外記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錄曰夫齊姜姓周之世姻也故邑姜姜后皆出於齊而雞鳴之詩亦繫於齊蓋其時不相遠而義實相近豈卽姜后之所

陳故時稱賢妃傅母之所誦故別於大雅與不然何庶予子憎方以爲懼而顛倒裳衣顧以爲常與然不可考也

按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審如此必有雞鳴朝盈之請則何有脫簪待罪之舉乎蓋后御君寢何不警於戒旦之際而故遲之晏起之時豈雞鳴之篇卽姜后所陳以其齊女列之齊風亦猶王姬列之召南出嫁衛女列之衛風周咏緇衣列之鄭風邢抑衆妾惑

君后特引爲已咎故曰亂之興自婢子始邪然禮稱太師奏雞鳴則作詩應在周初總之古禮廢而人欲熾閨門綱紀之首王化所基關係匪淺奈之何此禮不復而紙上陳言徒擬議於儒生口耳間也

春秋莊公元年冬十月王姬歸于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錄曰此王姬也歸于齊則爲夫人矣而曰齊王姬卒何也蓋是時天王之不君甚矣齊侯之淫德極矣文姜之忌憚蔑矣魯莊之掃恥盡矣夫鳥獸不可與同羣匹夫不可以奪志甫于歸而卽謝世僅及數月之期豈其屯難遭回而姜氏乘剛肆逼遂奄然長逝邪易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女子貞不字

王姬有焉然則鳥中之凰珙中之璧不得以齊襄之醜惡累之也夫子表而出之所以存貞行而愧當時勸後世之意切

與如但以我主而錄之服而卒之抑末矣

說見檀弓

莊公四年三月紀伯姬卒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錄曰理與勢天下之至敵也而亦至不敵也理之勝萬世而不移勢之勝一時而有間何也蓋心主理權主勢一國之權在人匹婦之志在已故以齊之勢紀可滅而姬之志不可滅君可虜而婦之殯不可虜聖人著之於經以見仗節守義不

以亡故虧婦道而齊襄魯桓之惡不攻自見矣傳以爲齊侯
弑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
也其說非是

左傳魯桓公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
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
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
固辭人問其故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錄曰愚觀鄭忽之事未嘗不嘆世衰道微霸者未作君不能
保其臣而執劫於鄰國父不能保其子而倚仗於強援也夫

五霸之命無易樹子則何待於已親無以妾爲妻則何必於
更室若俱以辭昏而失國是又不待貴易交富易妻矣奈之
何紛紛以爲病也蓋忽處鄭莊之世其克弟寘母蔑倫甚矣
縱能自強於善猶懼其亡况甘於交質狃於師勝徒以昏齊
爲輕重哉或曰忽嘗先配後祖而今乃能辭昏何也蓋忽沾
沾自喜之人也朱子譏其柔懦疎闊是已夫沾沾自喜者未
必通無所見惟其怠惰而不能操慮迂遠而不近事情是以
甘爲人下不辭爾詩人譏之曰狂童之狂也且豈其過與

按鄭昭辭昏實兼三善一不取非偶二不矜已功三不假
強大私樹黨援此正豪傑倜儻所爲而傳春秋者咎其執

小節昧大利失強國之助以致不能自立故風詩中同車刺之狡童目之扶蘇與籜今嘲譏之抑何舍大節而急小利乎夫風人美刺本屬餘情而春秋以大義繩人斷無教人扳援以自固者况忽雖辭昏齊仍德忽忽奔衛則齊與鄭讐忽歸鄭則齊師絕不及至桓十八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亶然後帥師伐鄭殺子亶轅裂渠彌爲忽討賊則生旣衛之死復報之齊之援忽亦至矣忽之失國在內變非强大可如何者倘必以辭昏罪忽則忽所辭者文姜也彭生車上魯桓實爲代死之人忽豈漫不自謀者哉

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喪服畢其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夫人不許衛君使人懇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錄曰考諸禮曾子問有親迎女在途而父母死之文無至城門而君死之文君子謂未成婦疑無服也而持三年之喪不已過乎若乃未成婦之女而請願同庖豈禮也哉君之弟禽獸之行也齊之俗淫靡之風也宜乎女之終不聽也

按春秋書法女在途稱女廟見稱婦而禮有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不祔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有未嫁而甘心守節甚至死殉者言乎妻道則未

迎婦道則未廟子道則未醮此禮之過中不足爲訓若齊女旣至城門則已離父母之家雖無所傳麗未得言婦而揆之於義無可復反人而持喪固權而得中者獨是衛宣卽新臺所咏籛條戚施宣姜未老何以又娶子朔繼立何以云弟齊女當是宣姜姪姊何以大非鶉鵲之比而不願同庖邪衛無兩宣公想著書者懲宣姜而寓言耳

魯寡陶嬰者魯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爲產魯人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免乃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魯人聞之遂不敢復求

錄曰愚觀黃鵠之歌其旨切其情哀有風人之義而無怨怒之辭是真能秉禮之俗雖使異類聞之寧不爲之感動而况於人乎此嫠婦之中正守義之範圍而割鼻斷臂截髮剗耳均有所不得其正矣

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罷宴姬曰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也姬問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笑曰妾執巾櫛十餘年遣人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

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知人也今
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未聞進賢退不肖是
蔽君而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明日以告虞丘子於是避
舍使人迎孫叔敖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

錄曰姬之不食禽獸肉可謂以身諫矣而藉以進賢則吾不
知也夫叔敖之賢固非虞丘子所知而樊姬之名則知者多
矣豈因諫獵之事而遂以傳會哉然不可考矣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爲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不嫁梁王聞
之使相聘焉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也若忘死
而趨生慕貴而羞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持刀自割其鼻

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相以報王王大
其義爲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錄曰古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凡君無再娶之義恐其
棄德嗜色故一娶而止尚可近失節之婦哉梁王驕恣不道
固不足責而梁女書之於冊觀者不責漢制相之無術而徒
美婦之高行嗚呼婦行何高則王行何卑乎

按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皆公羊氏所云而白虎通
王度記亦曰天子諸侯不再娶然考春秋時魯伯姬歸宋
衛晉旣皆來媵而齊雖異姓亦致媵女合之本國姪娣是
十二女不定限以九女也史本紀云周襄王母早卒其後

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夫後母非再娶乎襄王稱
惠后爲先后明是正嫡是天子未嘗不再娶也魯惠公元
妃孟子卒再娶宋仲子爲夫人生桓公爲嫡子魯莊公見
黨氏女孟任美許爲夫人乃從之生子般後再娶哀姜其
娣叔姜生閔公而閔不先般立以般嫡故晉少姜卒齊請
繼室晉之答辭有云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若惠顧敝
邑賜之內主則明是再娶爲夫人之語是諸侯亦未嘗不
再娶也故公羊王度而外三禮及他書並無不再娶之文
而考之當時又歷歷實有再娶之事是以善讀古者不爲
古人所愚必當參互考訂以得其真爾

漢書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也賢才通辯成帝遊後宮
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
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婕妤其後趙飛燕有寵驕妒譖云挾邪
詛祝上考問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
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
何益上憫之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于長信宮上許焉
帝崩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錄曰愚觀婕妤之執義而嘆孟堅之寡識也夫妒寵怙勢婦
人之常也明哲保身君子之獨也姦禍之與倖權譬如烈火

故詩云燎之方揚又云誰能執熱不可止遏矧可親炙乎是故寧幽清靚密托長信之末流無薰耳塗目倣永巷之罪首使固稍知此義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豈非達者高致哉顧乃貪會合之計運朝夕之策戀身權勢之門濡足危險之途此賓戲所陳之辭與班姬團扇之咏不可同日語矣以固之博通古今爲世良史人物之臧否出處之大節籌之何許而顧一女子之不若能不爲之深惜哉

按婕妤女嬃一言蓋蚤窺成帝之隱矣夫心乎色者其中必無厭足惑新棄故勢所必至故辭以同輦實冀以好賢之心易之也然卒不免趙氏之譖帝之不諒甚矣亦烏能

繹此吳言邪卽其辯誣數語不亢不卑正大中有和平氣自非淑德恐難得之立談矢口之間比之樊姬其能有此簡而婉者哉

平帝王皇后者莽之女也婉淑有節行平帝卽位莽秉政以女配帝歲餘帝崩及莽篡后年十八常稱疾不朝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襍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自投火中死

錄曰平后之拒父豈比於元后之責莽乎夫令妻壽母古今稱頌豈知亦有不然者如漢之元后壽踰八十歷元成哀平

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釀醞保
護以成其亂及至篡國滅劉代漢而後稱漢家老寡婦握璽
以拒之噫抑晚矣固不若年少執節之爲愈也

光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帝爲羣臣約非劉氏不
王呂太后賊害趙王專主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
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
仁孝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
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錄曰愚觀呂薄之際而感理之吉凶消長繫於時之進退存
亡未嘗有毫忽之差也蓋后與帝俱起側微方其間關百戰

求帝於藪澤之中彼一時也及帝擁戚姬親如意據輓軌之
勢此亦一時也至於偃然稱制南面以臨天下此又一時也
極其至也廼有人毓之慘焉有鴆鳩之毒焉有滅宗之禍焉
有易姓之謀焉槩以春秋之義所謂自絕於天者也當時漢
廷大臣未能堅守噫血之盟矧責以春秋之義哉此義不明
是以雖不傳之呂而究篡之新宜乎帝之進薄而退呂也

王霸少厲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值王莽篡棄絕交宦建武中徵
至京不屈初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至楚相子爲郡功
曹令奉書於霸霸有子方耕於野聞賓至釋耒歸見令狐子沮
怍不能仰視父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怪而問故霸曰

引道錄 卷之八 五
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曰有是哉遂共隱遁終身

錄曰觀人何以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乎蓋貧賤之交人所難忘而彼此相形間亦難釋於此而小芥焉糟糠之義微矣甚矣霸妻之高識也無我無人無物情而况於世態乎必若而人自靳下堂初不在山之深林之密也

按清節之與榮祿分背而馳愈驚愈遠不特所得榮祿畧有一毫非義爲清節累卽以義而得榮祿亦不可與清節

齒况天下真無一毫非義而得榮祿者有幾乃世有夙昔以清節自重而世亦以清節重其爲人者往往動於兒女子之情不能自制乃致喪其所守倘霸不有妻言或亦不能終隱守道之難可知矣雖然霸之致愧有由也夫古者士出於農負耒橫經本非二事子雖野處何不教之以禮致令見客沮怍乎使其子而動嫻禮法自然睥面盎背麤服亂頭皆好正不以錦繡修飾爲容光也

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以女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

引道錄 卷之八 十一
君子惟命是從宣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釋歸侍御併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錄曰柔曼之傾意非獨損志蓋亦有增過者焉相如才美琴心是挑馬融儒者絳帳爲樂吾見其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也又安能威武不屈乎故必有少君之行而後有子都之節

安定皇甫規妻者善屬文能書規卒年盛而色美董卓聞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疋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脅之妻乃立罵卓曰君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

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大怒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轆上鞭馳四交遂死車下後人圖其像號曰禮宗

錄曰規之與妻何如蔡琰之與邕乎規之耻不與黨妻之奮不失身媲美同義可無愧矣而邕顧懷董卓之恩終被收戮琰亦於曹操之坐叩首酸哀此其一全與否一生與死豈可同類並觀也哉

獻穆曹皇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九年進爲夫人伏后弒立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者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曰天不祚爾比薨合葬禪

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錄曰春秋之時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然則父之所爲如莽與操者尚可重父而輕夫邪觀平獻二后之事則雍姬殺夫之罪奈母給女之愆皆不可追矣雖然姬母之荅寃亦爲夫也其女不言則殺父言則殺夫計惟有一死謝之爾

按操殺大臣弑皇后極其兇惡而有此女人性之善豈得囿於種類哉丕嗣王位禪授之際彼此推遜文辭粲然雖非出於至誠然猶能知自好至奉山陽以作賓終其身而不殺方之師昭劉裕道成輩猶爲彼善於此篡賊中之有

道者矣後世謂篡竊而假禪讓備於曹丕則燕子之先之固不得以此病丕也

晉書愍懷太子妃王氏字惠風太尉衍之女貞婉有志節初太子被命居金墉城衍表請離昏惠風號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掠之以賜其將喬屬渡孟津於河中欲妻之惠風拔劍拒屬曰我晉帝室之婦王司徒之女而敢干我乎言畢卽投河中其侍妾名六出亦自奮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錄曰愚觀晉之流俗懵昧顛惑動以虛名相尚而不顧瑕釁如二女者乃珎中之璧壺中之冰衍曾不倫方且營營三窟之計急急離昏之謀不有貞行其胡自別而卒以玉全有如

此水較之排墻填殺真同瓦石安在其衆中珠玉邪清談之禍上不能庇國中不能保身下不能有其子女嗚呼慘矣此萬世所當戒也

唐書太宗一日罷朝退居宮中盛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時長孫后在側問爲誰上曰魏徵言不遜每廷辱我后乃退具朝服而立於庭上驚問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悅

錄曰帝之怒非徵之辱也廼心之不純也后之賀非心之格也廼名之可喜也使誠知純心爲要則必不以是喜知直言爲美亦必不以是怒異時明母之不后則徵有以報文德之

遇而王子之失婚則后無以解田舍之憾矣

按汲黯戇直過於魏徵唐宗詞令工於漢武然武不過甚黯之戇而太宗不能容徵至以欲殺形諸言語何相去之懸也蓋二君雖皆內多欲外施仁義之主然漢去古未遠猶存質樸武天資實高言無僞飾而黯行誼又足當社稷臣之目帝信之最篤是以始終敬憚雖疎遠從無大猜忌也徵事二主其品固有可議而太宗胸中原未純乎天理故雖自云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而親信如徵時加誚讓迨其身後遂有停婚仆碑之舉此欲殺徵實由中之言也其詔旨行事多所曲折並由好名之心飾之后之朝

服稱賀亦以名歆動遂不覺喜躍而泯其迹究於不能自禁之際難免肝膈畢露矣

徐惠妃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從欲之所致乎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

錄曰太宗之世一賢妃而顯名何也蓋唐之興者反隋之舊也致治之美者從諫之功也故內外不以爲諱親疎不以爲

竄否則骨鯁綱紀之臣變爲脂韋唯諾之行何況閨門之弱女而敢作此盡言哉

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入內殿顧謂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所娶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若必欲易后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願留三省又曰臣今忤上意罪當死因置笏殿階解巾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時李勣數稱疾不入他日入見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決

錄曰時無忌遂良世勳涇渭猶未分也他日一言而唐之宗廟社稷本宗支庶以至羣臣百官軀乎危矣遂良勇於匡救使萬世之下猶知君臣夫婦之義若勳而先入則佳兒佳婦之言誘於不聞天理人心不幾息乎言雖未能回天而義已如皎日君子不能不悚然敬之也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時侃爲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之逃將誰守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得數百人率以登城婦身自爨以饗衆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

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節度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怠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慷知君臣大義云

錄曰唐史之志列女皆無倫脊獨此紀述頗有本末且抑揚不苟豈因以愧當世之爲丈夫邪侃亦狗人者爾而能轉禍爲福使二十四郡聞之寧不唾死乎哉蓋不但一烈婦而三女子將擲揄之不置矣

按婦人深處閨幃局於聞見且天性柔懦慳吝者比比然

也今李氏之婦其智識高出侃百倍既能曉存亡大義故不惜重賞募士由其胸中所見並非兒女子之見故其發之於言自無兒女子之言古今巾幗丈夫元少卽誠節諸媛不過明於一時禍福烏能洞達時務如李婦者哉後唐莊宗劉后因荷戈軍士索犒遽出幼女坐金盆中謂將士曰官家止有此耳衆因憤憾而散歷觀秦隋之世皆坐擁山積府庫甘爲敵人之資而汗馬士卒纖毫不肯給與豈真一婦人之不若邪

武宗賢妃王氏性機悟年十三入宮帝爲潁王穆宗以賜王嗣位妃陰爲助畫進號才人有寵狀纖頰頰類帝每畋苑中妃必從校服光侈畧同至尊相與馳騁觀者莫知孰爲帝也帝稍惑方士言我取不死後寢不豫膚澤消槁妃切憂之帝曰脫不諱汝將奈何泣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取所常貯悉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卽自經幄下當時嬪御中雖常妒才人者至是皆爲感動

錄曰殉葬非古畋獵非制而錄之者以李唐一代世無閹則而耽溺方士尤所當鑒非獨爲才人幸乃以爲刑于惜也

按明器芻靈夏殷時已有之中古易之以備至用人殉葬則實始於秦初武公死殺人以環其棺之左右死者六十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及始皇之葬後

宮妃嬪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暴秦真暴矣哉然當時
間亦有之檀弓陳乾昔死命其子以二婢夾棺中陳子車
死其妻與家大夫謀殉以養於地下陳子亢曰殉葬非禮
也必不得已則莫若妻與宰請以二子爲之乃止秦宣太
后亦嘗以所幸醜夫爲殉觀此則春秋戰國時王政不行
其下殺人自恣無所顧忌至此孔子謂芻靈爲善備爲不
仁若以生人殉葬君子所不忍聞也

宋史包纒妻崔氏拯之子婦也纒早卒遺一穉拯夫婦意崔不
能守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出涕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
齒賤役執澣濯之事幸矣敢汗家乎後穉亦卒崔母呂自荊州

來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者非爲子爲舅姑也今舅
沒姑老忍舍去乎呂怒曰我寧死決不獨歸崔曰母遠來義不
當使獨還然至荊州倘不義見迫必終尺組之下遂偕去母懼
不敢奪拯嘗出其勝在父母家生子崔氏密撫其母使謹視之
後取歸名曰緦以奉包祀

錄曰孝肅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
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其嚴如此而獨不爲
其婦慮乎哉何爲而使左右嘗之邪夫以拯之婦而有呂之
迫左右之間疑有以致之也刑于者可不務慎乎崔不寧不
貳其操且能密撫其勝子以全宗祀豈區區匹婦之義哉天

引道金 卷之八
於孝肅可謂有知矣

按名者上帝之所甚惜而不輕與人世之所至貴而最難得者也自古清廉端直之人忠孝節烈之士能垂大名於天壤而不能留餘澤於孫子往往有身嗟伯道者有一再傳而烝嘗不繼者有傳之雖久而式微不堪比數者由是競起清官無後之說以縱天下之貪夫而藉爲口實不知凡此享大名者其生也間氣所鍾亘古一見故忠曰孤忠節曰介節行曰獨行操曰特操皆秉卓絕難繼之性而非等閒流品可比觀其廟貌巍峨愚夫孺子起敬起愛卽其苗裔也銅肝鐵膽流傳國史照耀汗青卽其譜牒也春秋

致禮於有司歲時羅拜於祠墓俎豆勿替則隨地皆家廟也又何必支分派衍方指爲源流而謂鬼神不歆他姓之血食哉孝肅之後僅存一綫其終亦遂亡豈非公之大名收之而無餘者乎但意崔之不能守而使嘗之知媵之已娠而故出之自非孝肅所應有後世附會之言不足信爾傅察妻趙氏抃之女也察自幼嗜學恬於勢利年十八舉進士蔡京誘其附已將妻以女拒不答後竟爲清獻公壻及爲兵部員外郎使金時金已渝盟或勸無急往氏曰啣命以出聞難而止如君命何趣之行遇金帥領兵至使拜不肯或摔之伏地察愈植立不顧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父母聞之必大戚幸

引道金
記吾言以告吾親使知我死國小紆其亡窮之悲也遂遇害及
彥等歸道察不屈狀聞者壯之

錄曰清獻之女與孝肅之婦其名相埒也察辭京而埒抃旣
無勉強之心則出使而殉國又豈偶然之故哉知重其身故
擇配之嚴知愛其親故守義之篤趙氏愈有榮矣非崔呂逼
迫之可比也

呂祉辟張浚府會岳飛欲大舉伐金檜忌之言於帝詔飛詣都
督張浚議事浚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以祉叅謀軍事瓊
與德不相下交訟於朝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復命祉
往廬州節制之與妻吳氏對泣訣別適檜以張俊爲淮西宣撫

楊沂中制置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祉爲瓊所執遇害有得祉
括髮之帛歸者其妻吳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

錄曰忌之爲凶德也以上而朝廷大而軍旅賢而忠臣烈士
愚而叛將武夫莫有不罹其害者苟使檜能容飛則浚必不
貽怒浚不貽怒則事未必皆左禍未必速成而瓊之叛祉之
死皆未可料也然則括髮之帛其姦檜促命之符乎雖然浚
亦當自盡以謝祉而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尚望其能恢復邪
蓋不待符離之潰而督府之議君子預知其無能爲矣

按當時飛詣浚所直言瓊之不可副德與祉之不可叅軍
利害較如指掌浚復不能用以致敗事是適中檜之陰計

引道金 卷之八
也蓋檜欲一網去其所伎明知浚媚嫉自用明知飛直不
依違故特詔詣都督議事實欲激之使隙爾設檜能容飛
則不使詣浚卽詣浚而有直言浚亦不至遽怒而潰事矣
浚知八日擒么服飛神筭而當社債事之後寂無悔心之
萌則逆飛之議必至瓊叛社死浚早識其有是特已謀已
定不肯因人言變易耳究之計左而浚因以罷檜之巧浚
之愚也從來小人巧詐君子未有不墮其術中况以浚之
量褊才疎不足有爲者乎

陳寅知西和州元兵十萬攻城寅帥忠義與敢死士力戰晝夜
數十合兵退諸將忌其功未援不應城遂陷顧其妻杜氏曰若
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邪飲藥自
殺寅乃朝服望闕焚香號泣伏劍而死時黎州通判何充舉家
亦死之當充之被俘也賊設轡幄環坐而虛其賓席使坐充曰
吾三世食趙祿爲趙氏死不憾及死充妻陳氏東望再拜曰臣
夫婦可以對趙氏無媿矣

錄曰寅父咸爲寶謨閣待制蜀將吳曦之亂忿不能討乃削
髮披緇以自汙辱而寅獨能奮勇殺賊雖力屈致死亦足爲
咸之光矣矧同死者子姓賓客多至二十八人乎且如充之
闔門義烈格天動人苟能假以事權托以心膂則變弱爲強
轉危爲安無難事而乃星散遠地困守下僚孤城旣無聲援

弘道錄 卷之八
悍將又多忌尅徒以血膏粉堞何裨國事哉觀此而不太息
痛恨者幾希矣

趙昴發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昴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人
遊騎至李王河昴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
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
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昴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
也元兵薄城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
義成雙遂與雍氏盛服同縊于從容堂

錄曰愚觀趙昴發之從容堂江萬里之止水亭時人莫喻其
意然則二公之方寸已定於居安之日矣視彼董宋臣盧允

昇之芙蓉閣香蘭亭賈似道之多寶閣秦檜之一德格天馨
香汗穢相去何啻千萬曷若此堂爲青史增光也乎

按婦之從夫曰偕老曰同穴故夫死稱未亡人明乎婦當
殉夫其有生之年無非待死之日不必長留世間并不欲
苟延旦夕者也矧平時身受國恩膺五花之誥賁六珈之
飾稱命婦而施榮宗黨者必以從夫之死爲正尤以夫死
以正得相從以死爲幸事而錄中所載若吳若杜若陳若
雍生共君祿死同王事者不少槩見抑獨何也蓋以人情
之難舍也強半私其妻子而士人之妻又往往從其夫
爲先家後國之計設遇患難無論選奠畏葸首以內顧爲

弘道錄
卷之八
三

憂縱剛腸有殉國之舉每牽制帷帶全軀苟免安望有曉
大義而輕私愛舉止從容甘心赴蹈者乎且丈夫之臨難
而不卽死也其意或將有待以圖再舉若婦人不從夫死
過此以往蓬飄萍梗苦辱萬端甚至求死不得者比比而
是何如慷慨相從較然不惑令後人名之曰忠貞曰雙節
百世而下廟貌巍然夫婦同牢而享歲祀以完其偕老同
穴之願之爲得邪夫水至柔也可以決之東西隨波上下
及其凜冽之氣結而成冰驅車列乘過之無所不勝婦德
之易柔順爲剛健亦猶是耳夫豈甚難不可爲之事哉

弘道錄卷之八終

受其剛影有灼國之舉也生制其節一氣貫之也
大義而輕私愛舉止從容甘心赴蹈者君子之志也
而不即死也其意或將有待以圖再舉者則人不從夫死
過此以往蓬飄萍梗善辱焉端其正氣死不得者比此而
是何如慷慨相從較然不惑令後人各之曰忠貞曰節
百世而下剛毅巍然夫婦同年而享壽考以完其節老同
穴之類之為科邪夫水至柔也可以決之東西隨波上下
及其凜冽之氣結而成冰驅車列乘劫之無所不降舒也
之易柔順為剛健亦猶是耳夫德者不可為之學也

汝道錄卷之八終

